

“抖缸”里的乡愁



□ 陆向荣 文 / 图

尽管已是深秋，无量山的田野还是有些闷热。一阵风拂过，吹动田埂上的狗尾巴草和女人的裙裾，稻香扑面的村庄便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个村，在滇西南涧城郊，叫西山村。

乡村书院，市民菜场……在这里，感觉城市与乡村的概念是如此地模糊。一行人顺着平缓的健身步道徒步前行，金灿灿的稻田间传来“嘤——嘤嘤——”“嘤——嘤嘤——”的声音，有一户人家正围着方形的木制农具在“抖”谷子。

这是当地的农具“抖缸”，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山区农村最常见的农具。儿时的金秋时节，无论是在山脚平整的水田，还是山腰错落有致的梯田，金黄的水稻宛如一幅幅金丝线绣成的织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挖稻沟的爷爷将田里的水放干之后，总会情不自禁地捧一小把饱满的稻粒捏在手心里，用长满老茧的手指轻轻一捻，用嘴轻轻一吹，稻壳随风飘飞，将脱去了壳的稻米放在口中嚼上几粒：“可以抖谷子了。”

在那个温饱尚未解决的年代，“抖”谷子是家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事，预示着人们很快就能品尝新米饭了。大清早，爷爷和父亲就合力将土楼上的“抖缸”抬到院子里，父亲在墙角的石条上“喀喀喀”地磨着镰刀，爷爷则细心地检查已休息了一年的“抖缸”，如果哪里有了缝隙，就要用布条将它堵上，再涂上泥巴或是牛屎，以防止抖谷子时谷粒漏到了田里。

那个时代农村还没有“务工”的说法，村人哪家有事都是无偿地互相帮忙，抖谷子也一样。吃过早饭之后，两三户人家的劳动力聚在一起，头戴草帽的男人两个一伙，轮流着抬“抖缸”，妇女们则拿着镰刀和麻袋(后来是蛇皮口袋)。

到了田间，女人挥镰割谷，镰刀与稻秆“亲吻”的沙声利索而清脆。男人则推着“抖缸”紧跟其后，抓起一把把谷子，高高地举过头顶，甩动谷子的破空声和谷子甩到“抖缸”四壁的撞击声悦耳动听。

大理 掌故

细品大鹏金翅鸟

□ 母锡鹏

大理是一个“香风满道，芳气袭人”的地方，被人称为“妙香王国”。如果说三佛是大理佛文化的标志，那么从千寻塔出土的大鹏金翅鸟则诠释了佛教文化在白族文化中的本土化、地域化内涵。

据李元阳《云南通志》记载，崇圣寺三塔“各铸金为顶，顶有金鹏，世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以此镇之”。“龙畏鹏”，指的是金鹏鸟鸣声悲苦，专以龙为食，每天都吃几十条龙。传说古代大理原为水乡泽国，水患频频发生，百姓认为是邪龙作怪导致的，就金鹏伏龙治水，于是铸造了“大鹏金翅鸟”立于塔顶，雄视洱海水龙，保佑苍洱大地太平幸福。

史籍记载，三塔顶上原来立有铜质的大鹏金翅鸟(俗称“金鸡”)。1925年，大理发生强烈地震，房舍倾毁无数，唯有三塔依然耸立不败，仅塔顶铜制震落坠地，被群众哄抢一空，铜片被锻制成避邪戒指，一时畅销滇西各地。从那时起，塔顶的金翅鸟不知下落。1978年，国家拨款专款对年久失修的三塔进行维修加固，在清理塔顶时发现文物680余件，其中有一件精美的鎏金镶珠银质“迦楼罗”，经考证就是大鹏金翅鸟。

大鹏金翅鸟在大理民间被称作“金鸡”。佛教传说此鸟住在须弥山下，是释迦牟尼佛的护法神鸟，常盘旋于佛的头顶上空巡视警卫，双翼展开长达一万八千千米，是“天龙八部”之一。它遍体金黄，金刚面，鸟头有羽冠，颈和尾羽呈火焰状。大理民间的金鸡崇拜和大鹏金翅鸟有关，有金鸡

秋风

□ 李雪

“金风吹来的时候，我歌唱家乡的金秋，月桂花洒落香透了竹楼，糯米酒荡漾香透了窗口。要问家乡最美的时候，就是这金风吹来的时候……”农村生活，一家人最忙碌的时候，就是金秋时节收稻谷了。

滇西地区收稻谷经常使用的重要工具是“海簸”。这是农事工具里一个超大型的开口器物，也很像吃饭的“钵头”。那么，“海簸”也许也叫“海钵”，顾名思义，像大海一样的簸箩，可以收进去很多很多的粮食，或许是像钵一样用来装放粮食的超级“大碗”。这是用宽厚的大竹片编制而成的圆形深凹的竹制品，直径大概1.5—2.5米，制作者用很厚的竹片编成“钵”的形状，延口部分向外敞开。为了堵住那些竹片之间的缝隙，还要用牛屎认真地糊一遍，在阳光下狠狠暴晒，确保装在“海簸”里的粮食不会漏出去一粒。“海簸”最大的功能就是可以打进稻田里收打粮食，而且收打的是最重要的稻谷。“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每一颗谷粒经过选种、育苗、播种、移栽、护苗、除草、追肥、一夜夜的守水、一天天的追鸟等工序之后，终于在金秋时节风吹起来的时候，要把每一颗谷子收进粮仓了，这应当是农民最大的幸福感和价值感吧。

收稻谷的时候，是非常需要男劳力的。每家农户都在想尽办法把体型巨大、分量沉重的“海簸”抬进田里，大概有30公斤，还需要找出家里最大的帆布(或苫布)，铺开在稻田的一块空地上，等待收下沉甸甸的谷粒。前几天割倒的稻谷已经晒得脆生生的，男人们在田里摆好“海簸”，搂过一大把沉甸甸的稻谷，稻穗低着头压着手，高高扬起，把稻穗最沉的位置对准“海簸”的边缘，狠狠一砸，用力一磕，饱满的谷粒哗啦啦地欢跳着落进“海簸”里，两三个男人只需要对准“海簸”边缘不停地撮稻穗，真像

百溪归流似的，“海簸”里就“流进”了很多很多的谷粒了。

男人们歇息时，女人们忙着把“海簸”里满满的谷粒盛出来，谷粒还带着水分，盛起来沉甸甸的，把谷粒堆在准备好的帆布上暴晒，趁着火辣辣的太阳，迎着清爽的秋风，在风里扬起谷粒，饱满的落在帆布上，空瘪的随风飞出去，剩下一粒粒圆鼓鼓的谷粒，沉甸甸、金灿灿，收获的幸福充盈在人们心里。秋风的作用十分重要，把饱满的和干瘪的谷粒分开，全靠秋风的作用！晒干每一颗谷粒，回家只需要在石臼里轻轻一捣春，用筛子一筛，用簸箕一簸，淘洗后煮起来，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新米饭了！每一颗白米都散发着一从田地里带来的香甜，新米真香啊！

农忙的时候是最容易吵架的，田地里经常传来吵架的声音。女人总是抱怨男人大手大脚撒泼了谷粒，男人总是看不起力气太小举不起“海簸”的女人，家里没人做饭，没人送饭，猪呀鸡呀顾不上过来喂食……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有些半大男孩尝试着主动扛起最重的粮食口袋，一不小心摔倒在田埂上，小一些的孩子慌手慌脚地在半干半湿的泥地里帮忙。一个矮个子男孩学着父亲的模样，把“海簸”翻过来钻进里面，扛着里面放好的木杆，准备把“海簸”抬进田里收稻谷，却因为个子太小，直接陷进泥田里移动不了脚步，只剩下在“海簸”里闷声闷气的求救声：“帮我抬起来！帮我抬起来！”男人们跑过去抬起“海簸”，被压弯了腰的男孩满脸委屈，十分不甘地瞅着被大人轻松扛起的“庞然大物”，心里嘀咕：“等明年，老子非把你抬进田里！”秋风送爽，也送来各种各样的农忙时的声音，欢笑、喜悦、斥责、抱怨，秋风吹来，飘荡着一种收获的味道，有香甜，有苦涩，有笑声，也有叹息。

田里稻谷收割完，乘着稻田里水分还没有干透，就要在稻田里抓紧时机“点”豆子。“点”，是一个农业耕作的动词，就是把家里已经泡过水、微微发芽

的蚕豆一颗颗按进泥土里。在稻田里“点”豆子，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整天都要弯着腰，腰上勒着一个布袋，里面装满蚕豆种子，一颗一颗蚕豆被用力按进泥里，乘着最适宜的水分、温度、光照，一个星期后，蚕豆的小嫩芽逐渐从泥里冒出头来。这时要赶紧检查有没有“点”漏的田地。田里的水几乎干了，手指的力气已不能把种子按进土里，只能自制一个原始的播种器——一根一米左右的木棒，一头削得尖尖的，另一头钉上10厘米长的短木头，一个大大的木制“钉子”播种器做成了。只要发现哪一块变硬的泥土里没有蚕豆种子，就使劲戳一个洞，放进去一颗豆。田里湿润的泥土紧紧抱着种下的种子，开春时节，就可以闻豆花香了。

收获的节奏略微变缓一点，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把五、六月份收回家的麦面拿出来在太阳下晒一晒，买香油、红糖、花生、核桃，烤干一些薄荷叶、橘子皮，打月饼的夜晚开始了。男人的工作是架煤烧火，地上堆起一个煤炭火，关起风门，保持小火；屋顶横梁用铁链垂下一口特制的三耳平底锅，锅上也架起煤炭火，保持中火。再把烤月饼的平底锅放在两个煤火中间，分别叫作底火和面火。女人的工作是备料打月饼，同时还要带好贪吃贪玩儿的孩子。火烤月饼是传统手艺，精选的优质麦面加入菜籽油、红糖水、鸡蛋以后，在土碱的发酵下变成金灿灿的面团，散发着甜香味儿，还没有开始烤就已十分诱人。再加入白糖、花生、薄荷、芝麻等，经过揉、拍、抻、簸等程序后，放进一个钵头里，把面团不断旋转团圆，做出一个窝来，不能翻面，上下直接火烤，10多分钟后，面饼散发出焦甜的香味儿，用一个很大的木铲铲出来，烫乎乎，香喷喷的面饼就烤熟了！因为烤月饼的火是不能熄灭的，因此总是几家人合伙打月饼，就

可以昼夜不停地轮换着守着火，不至于把煤炭火浪费了。

烤“牛舌头”是孩子们最大的快乐。女人们的身边总是围着贪吃贪玩的孩子，一双双胖乎乎的小手出其不意地伸进面盆里，奶奶、婆婆、妈妈们大呼小叫，让他们去洗手，擦干手后递给孩子一小团面，允许他们自己尝试做“牛舌头”，把面团压成随意性很强的一长条，放在锅里，和正规的月饼一起烘烤。出锅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紧盯着自己的“杰作”——“牛舌头”烤得焦黄香甜，略微凉一凉，迫不及待地拿起“牛舌头”咬一口，烫乎乎，甜丝丝，好吃！似乎自己的舌头和牛的舌头真的有了最亲密的碰撞，美味啊！

月是故乡圆，月饼是家乡的甜。这就是甜而不腻的传统火烤月饼，受到家乡家家户户的欢迎。那时几乎没有一家不自己做月饼的，在中秋节前夕的日子里，整个村子的上空除了飘荡着新米的香味之外，还有更加香甜浓郁的月饼香味溢满了每一个村庄，飘向田野，秋风传递着甜蜜的味道。

栽种总是要连续去完成的。深秋时节去地里种麦子是一定要带着月饼去的。家里香喷喷的月饼正多，一个月饼切成四瓣或者八瓣，用布袋装好，带上一大罐水，扛着锄头就到地里了。经过太阳暴晒的土地很松软，还干燥，一锄头下去腾起一阵细细的灰尘。种麦子不是一粒粒种的，而是把土地全部翻好、细细地锄两遍以后，就可以大范围地撒麦种了。看上去那是很潇洒的姿势，顺着先前捞好的小沟往前走，一垄一垄均匀地撒上麦种，撒完后再站上垄，用锄头细细地锄一遍，确保麦种都已经落入土壤里。只要秋雨下起来，不过几天，麦苗就会冒出头来，就像在平整的土地上铺了一层毛茸茸的薄绿毯子，那种似有似无的淡淡的绿，充满梦幻的甜美。

田地里的活计变少了，深秋的气温也逐渐降了下来。

冬天到来时，它会给我一个惊喜。

风信子又名洋水仙，它与水仙其实是不同科属的植物，它是天门冬科风信子属，水仙是石蒜科水仙属，它们的相似之处是都有一个形如大蒜的种球。除了土培，风信子还可以水养，这一点也和水仙类似。把它大蒜似的种球放在一个阔口玻璃瓶里，注上水。数日后，种球往下长出雪白的根须，往上发出青绿的叶片，慢慢又抽出娇艳的花穗。根、叶、花并茂，是水养风信子的特别之处。透明的玻璃杯、清澈的水、白色的须根、青绿的叶子、娇艳的花朵，水养风信子美得如同一个仙子，不似凡间物。

我不知道风信子为何而开？只知道花朵比人心柔软，它们不言不语却能给我最倾心的陪伴。



风之信使——风信子

名字，即“风信子”。

我更喜欢从字面上来解读风信子这个花名。风信子——风之信使，传达着风的消息，多美的寓意呀。我国自古有“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说，风信子也是一朵带来风讯的花，开花之时，春风将至。

侄女花十元钱买了一棵风信子送给我。当时装在一个小小的白色塑料花盆里，正开着花，一根粉红色的花茎立在五六月绿叶间，一眼看去像一个杯子刷，又像一根胖胖的冰棒。细看只见密密麻麻的数十朵小花簇生在一根花茎上。它们各有一个长长的花筒，顶端深裂出六六个小花瓣，片片向外翻卷，小巧精致，散发着缕缕清香。我觉得那个白色的塑料花盆过于简陋，配不上这株小花，立马给它换了一个青花瓷盆。从此，风信子便在我家阳台上安了家。

风信子清幽的花香不时漫入屋内，我心里渐渐对它有了几分喜爱，时不时到阳台上看它，给它浇点水。它的花期很长，几乎开了近一个月才萎谢。它的残花和叶子慢慢干枯，我以为它死了，只是一时没工夫清理，便任由它一直留



金黄田畴耀乡野

国庆期间，漾濞县漾江镇沙坝自然村田间稻谷金黄，形成一幅天然“黄金鱼”图案，为人们奉上一幅沙坝“鱼”视觉美图。

〔方慧敏 摄〕